



XIAO KAN CANG HAI YU CHENG CHEN
江湖夜雨 / 著

笑看
沧海
欲成尘

唐诗中的仙神鬼怪

XIAO KAN CANG HAI YU CHENG CHEN

江湖夜雨 / 著

笑看欲成尘
沧海欲成尘
唐诗中的仙神鬼怪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笑看沧海欲成尘：唐诗中的仙神鬼怪 / 江湖夜雨著. — 天津：天津教育出版社，2011.3

ISBN 978-7-5309-6184-1

I. ①笑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唐诗—文学评论
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86735号

笑看沧海欲成尘：唐诗中的仙神鬼怪

出版人 胡振泰

作 者 江湖夜雨

责任编辑 强 华

特约编辑 牛晓婧

绘 图 薛 敏

封面设计 弘文馆·闫薇薇

版式设计 弘文馆·李 玲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
<http://www.tjeph.co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32开 (870×1280毫米)

字 数 120千字

印 张 9.625

书 号 ISBN 978-7-5309-6184-1

定 价 28.00元



目 录

序 谁是任公子，云中骑碧驴 /1

卷一 秦妃卷帘北窗晓——女仙卷 /7

上元夫人 /11

嵩山仙女 /25

后土夫人 /28

织女 /35

青童仙女 /41

天台二仙女 /49

金车美人 /57

许飞琼 /63

萼绿华 /69

杜兰香 /73

樊云英 /78

西王母 /89

卷二 闲来高卧九重云——地仙卷 /93

吕洞宾 /97

汉钟离 /108

隔窗鬼 /182

沙碛女子 /185

郑琼罗 /187

富春沙际鬼 /189

卷四 烟灭石楼空，悠悠永夜中——狐怪卷 /193

东阳夜怪 /196

原陵老翁（狐精） /208

夭桃 /214

孙长史女（猩猩精） /219

袁长官女（猿精） /225

真符女（虎精） /230

石瓮寺灯魅 /238

维扬少年 /244

太白山魔 /249

附 漫话中国神仙谱 /255

玉皇大帝 /259

二清四御 /262

序

谁是任公子，云中骑碧驴

日月如轮，碾万物为尘土。时间，拥有着一双最具有魔力的大手。“南风吹山作平地”，就算巍峨如山岳亦湮灭为平川，“鸡鸣风雨海扬尘”，即使浩瀚如大海也巨变为桑田。

没有永久辉煌的帝国，没有万世鼎盛的家族，一切我们都留不住，再强悍无比的人，也会在时间面前屈下膝来。正如旧小说中所说：“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，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；由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，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……”

相传曾狂妄地令百花在冬日里齐放的武则天，晚年时却也诚惶诚恐地派人在嵩山顶上投下赎罪金简，虔诚地向上天祷告说“迄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”。

佛经中说，就算是修行极高的“天人”，五百岁后，也面临着“天人五衰”的悲哀：“衣服垢秽”“头上华萎”“腋下流汗”“身体臭秽”“不乐本座”。

可叹这月寒日暖，来煎人寿。“王母桃花千遍红，彭祖巫咸几回死”，又何况尘世中碌碌庸庸的凡人？

岁月无形，光阴无情，何等无奈！正如李白之诗：“白日何短短，百年苦易满。苍穹浩茫茫，万劫太极长。麻姑垂两鬓，一半已成霜。”

也许是出于对湮灭无存的恐惧，自古以来人们就幻想可以有生命的另外两种形式——“神仙”和“鬼魂”。神鬼之事，孔夫子避而不言，称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所以就算是在古籍中，也是归于野史轶闻之类的。

在蕴藏着无数诗歌瑰宝的《全唐诗》中，神、仙、鬼、怪、僧、道之类的诗作被放在最后，还不如女子们的诗卷更靠前些。可见也是被打入“又副册”了。而我们现在流行的诸多唐诗选本中，更是不选这类被人目为“荒诞无稽”带有“封建迷信”色彩的诗作。

然而，江湖夜雨却觉得《全唐诗》尾卷中的这些诗还是值得我们品味的，神仙鬼怪，或云虚妄，但其中折射出人们的幻想和渴望。

早在庄子的笔下，就出现了这样的形象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……”生性浪漫多情的唐代人，更是创造了许多传奇的故事，塑造出不少拂云醉月、餐霞饮露的神仙形象，这些神仙诗，就算并非真是仙人所写，但无不带着缕缕清风，浩浩云气间那种逍遥自在之真趣。

“笑看沧海欲成尘，王母花前别众真”，这是女仙戚逍遥云中留语；“九天日月移朝暮，万里山川换古今”，这是丑仙马湘山巅所

题；吕洞宾先生抚须而吟：“三千里外无家客，七百年来云水身”；韩湘子笛中留音：“他时定是飞升去，冲破秋空一点青”；蓝采和拍板踏歌：“红颜三春树，流年一掷梭”……

乘云车，驾白鹿，食碧藕，饮琼浆，这些诗句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纯洁美好的神仙世界，就算是我们只能仰望羡慕，就算是这些全是我们心中的幻象，然而，请允许我们保留一点精神寄托，来安慰自我吧。

有趣的是，《全唐诗》中的不少神仙诗，尤其是女仙的诗，充满了人情味。她们和人间的书生相酬相和，以诗传情，风韵十足。位列紫极，尊贵无比的上元夫人、后土夫人，以及织女、许飞琼等女仙，都和人间的书生或美少年有着情爱因缘。上元夫人留诗道：“为爱君心能洁白，愿操箕帚奉屏帏。”织女也说：“佳期情在此，只是断人肠。”这其中没有半点冷傲高贵的“神仙性格”，简直就如同凡间女子的温婉口吻。

古壁生凝尘，羁魂梦中语。《全唐诗》中的鬼一点也不像《盗墓笔记》《鬼吹灯》等书中的“粽子”（会尸变的僵尸）那样吓人和恶心。这些吟诗的鬼，影子中透着凄凉和落寞：南北朝时的一代豪雄慕容垂化身为黄衣鬼立于坟上对唐太宗说：“我昔胜君昔，君今胜我今。荣华各异代，何用苦追寻”，透着英雄末路的感叹。旅途中病死于襄阳的举子，化身为鬼，惆怅地对路人叹道：“荒村无人作寒食，殡宫空对棠梨花”，有着才子不遇的悲伤。同样，晚唐时不得意郁郁而亡的诗人邵谒，阴魂不散，托巫覴之手写道：“惆怅不堪回首望，

隔溪遥见旧书堂。”

有道是“鬼是女的厉”，长发的贞子远比生化危机中的怪物更阴煞瘆人。相比之下，女鬼的诗更加幽怨。被人冤杀的郑琼罗的鬼魂远逐千里，哀怨道：“春生万物妾不生，更恨香魂不相遇。”孔氏因怜念自己的五个孩子被后母欺负，从坟冢中出来抚慰孩子，叹道：“死生今有隔，相见永无因。”而驿楼上那个幽然而来，杳然而去的湘中女子诗中更透出纠缠无尽的凄楚情怨：“佳期不可再，风雨杳如年。”

此外，还有灯魅、花精、獭怪、狐妖等，无不吟出荒烟蔓草间的冷隽和诡秘。

“姑妄言之姑听之，瓜棚豆架雨如丝。”如果将上面所写的这些神仙鬼怪的诗全都信以为真，则不免太过呆笨了。神鬼之说，实为虚妄。然而，据此将《全唐诗》尾卷的这些诗句打入冷宫，束之高阁，任其尘封虫蠹，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

现在不少人都喜欢收藏古董，古董之所以可贵，并非是它现在的使用价值，而是它上面所凝聚着的厚重历史痕迹。正因如此，才像谜一样吸引着我们去探究和品味，让我们如痴如迷。《全唐诗》中的这些仙鬼之诗，当然说不上能如李白、杜甫等人的诗作那样字字珠玑，在艺术上炉火纯青，但其中同样也凝集沉淀了唐代的历史和文化。

武侠故事或者悬疑小说中，常有这样一种情节：在幽深晦暗的地道中，突然打开一座神秘诡异的暗室，其中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样的事情让人既紧张又兴奋。翻开《全唐诗》尾卷中的这些神鬼仙道的诗篇，我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。

神秘而旷邃的境界，可以包笼天地、役使造化、驱遣幽明，这是唐代的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诗句密码，它经历了千年的时光，依然沉默在《全唐诗》的暗黄书页中。让我们秉起烛光，照亮其中的斑斓瑰丽、幽冷飘忽……



xiao kan
cang hai yu cheng chen

卷一

秦妃卷帘北窗晓——女仙卷

上元夫人
嵩山仙女
后土夫人
织女
青童仙女
天台二仙女
金车美人
许飞琼
萼绿华
杜兰香
樊云英
西王母

我国的“神仙系统”很有中国特色。有些教派宣称真神只有一个，有些教派劝诫人们老老实实地低下脑袋检讨自己的“原罪”，就算能上天堂也是咽气之后的事啦。但中国土产的道教却并不如此，说来道教很有“进取精神”，讲究“神仙是人做，修炼不辞劳，吃得苦中苦，正果才修到”，天宫的大门常为有志者敞开，列仙众神宁有种乎？

人们常说古代重男轻女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。但相传修仙之途，却并非如此。恰恰相反，道教甚至说女子修仙比男人还事半功倍，有“女子修一年顶男人五年”之说。仔细想想，倒也有可能，要不怎么不挥刀自宫就练不成葵花宝典呢？

好了，不乱扯了，传说中的女仙形象实在是令人羡慕，比如杜光庭专写女仙的《墉城集仙录》中就说很多女仙们“年二百八十岁，颜如桃花，口如含丹，肌肤充泽，眉鬓如画，光彩射人，视之如十七八者”。

号称岁月不在脸上留痕迹的赵雅芝姐姐，上足妆加打灯光，看起来也至少像三十八的，女仙们二百八十岁，还青春永驻十七八，人家不是天仙谁是天仙？

《太平广记》中有一则故事很有趣，说是汉朝时有使者行经西河这样一个地方，在城东看到一个少女正打一个老翁。这个老翁头白如

雪，已是古稀之年，却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接受杖打。使者大为惊奇，于是诘问为何此处有这等风俗？没想到少女答道：“这老头是我儿子。我的舅舅伯山甫精通神仙之道，隐居在华山中。他可怜我多病，就拿仙药给我，于是我青春永驻。可我这个儿子，不肯学仙，于是成了这般老朽的模样，我生他的气，所以才杖打他。”使者问女子和儿子年龄各多少，女子回答说：“我一百三十岁，儿子七十一岁。”

“华岳无三尺，东瀛仅一杯。入云骑彩凤，歌舞上蓬莱”。高峻的山、广袤的海，都显得渺不足道，时间的消磨、山海的沧桑都付与嘴角间那不经意的拈花一笑。这样的情怀，这样的梦境，多么令人神往！

| 上元夫人 |

在众女仙中，除了母亲辈的圣母元君（老子的母亲）和金母元君（即西王母，也就是民间说的王母娘娘）外，地位最高的就是上元夫人了。上元夫人在众女仙中地位尊崇之极，她“统领十万玉女名篆”，简直就是女仙系统中的CEO，有“一仙之下，万仙之上”的架势。

让我们通过《全唐诗》中的几首诗篇，来看一下上元夫人的故事。

上元谁夫人，偏得王母娇——汉武帝内传中的故事

我们先看李白笔下的上元夫人：

上元夫人
李白

上元谁夫人，偏得王母娇。

峨峨三角髻，馀发散垂腰。
裘披青毛锦，身著赤霜袍。
手提羸女儿，闲与凤吹箫。
眉语两自笑，忽然随风飘。

李白这首诗中所写的上元夫人形象，完全来自《汉武帝内传》一书。据考证，此书大概成于魏晋年间，唐代诗人们大多都读过，李商隐诗中也引用过其中故事。《墉城集仙录》中介绍上元夫人时也袭用了这本书的描写。

书中说汉武帝刘彻喜好神仙之术，终于感动了上天。当时汉武帝正在承华殿中闲坐，猛然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青衣女子，自我介绍说这是天宫的玉女王子登，是西王母从昆仑山派来的。让他静心斋戒，等候王母降临。

汉武帝于是吃素祈祷，把政务委于臣子处理，又在大殿上铺了紫色丝罗的地毡，燃起了百合薰香，挂起了云锦织就的帏帐，点起了光芒四射的灯烛，摆上了玉门进贡的甜枣，酌好了西域的葡萄酒，还陈设了当时宫中最上等的哈密瓜（这些就仿佛我们现在的进口货），来接待天宫神仙。

到了二更时分，西南天空云滚如涛，并传来箫鼓丝竹之声。半顿饭的功夫，西王母到了，随行的群仙如鸟群一样纷纭而来。他们“或驾龙虎，或乘白麟，或乘白鹤，或乘轩车，或乘天马”，一时间“群仙数千，光耀庭宇”。看得汉武帝目瞪口呆。